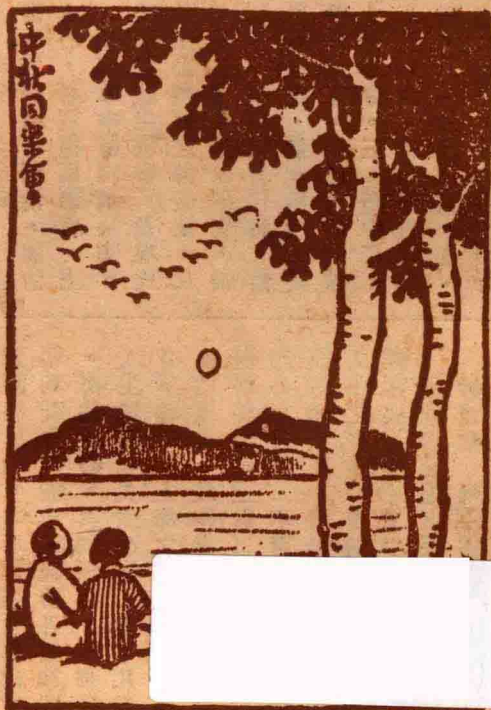


# 博士之界論



上海大雄書局印行

# 博士界之論辯

安羅支博士原著

歐哲名著新譯、原名「人人永續恆存之性身靈命」

## 第一章 緣會

有一日，倫敦學術界中心之學術研究會，值大開演說會期，一般夙究科學哲學神學之各大博士，道貌天情，高瞻闊步，濟濟來集，將發表其研究之心得，以互相討論商榷。時有一身緇黃衣，手執黑鉢，如錫蘭仰光所有佛教徒者，亦收視凝神，安庠徐行，經過此莊嚴瑰偉之學術研究會門前。以其服儀形狀，爲倫敦人所不常見故，頗惹途人注目。且有多人隨之而行，小兒婦人，尤占多數，緣是人聲漸形囂雜。時一博士，方下其所御之車，欲進學術研究會。忽觀此一羣人圍繞一奇服異形之人而來，亦頗訝詫。然細察其人，乃非印度緬甸種人，而爲條頓種人。遂行至其前，再一審觀。不覺脫口呼曰，汝非於五年前公布其所著之「唯物哲學新研究」之後，

遠遊東方之柏克森博士乎。今胡效彼印度沙門服裝，貿貿回國，豈沾染其習，故作此奇異之儀狀耶。抑遊戲神通，將博諸故舊之一笑耶。言畢軒渠不已。時此端肅淵默之沙門裝者，亦揚目微顧曰，嘻，汝非余之老友麥惕遜博士歟。余固柏克森，然余之爲此，有大因緣。亦余遊歷東方所獲之大利，決非如汝所云者。特吾之心得，亦不易詔汝曹耳。麥惕遜愕然半晌曰，汝言殊突兀，如已全易汝之性情者。立談之頃，予殊未能斷定汝之意指也。雖然，今日學術研究會開年例大演說會，汝昔亦嘗臨會演說，屢以心得公布於衆。想汝亦尙憶之。汝之故人，亞賽波脫博士，薩蒂爾博士，溫特式利文博士，約翰默德博士，漢留生博士等。自汝別後，靡不時思及汝。若知汝來者，早已趨集汝前矣。現彼諸人，均集會場。汝如有暇，曷不同入會中，一敘多年闊別之情。予尙有所詢問於汝，汝其能許我乎。柏克森頷之。遂與麥惕遜同向此學術研究會之門而入。

柏克森博士纔四十許人，亞賽波脫與約翰默德，則爲白髮飄蕭

之老博士，麥惕遜亦五十餘矣。五年前，柏克森與諸博士，時以學術相切劘，交誼蓋在師友之間。維時麥惕遜偕柏克森同入會場，會衆眼光爲所攝引，不期而集。最先發言者，爲漢留生博士。咄咄詫曰，咄哉麥惕遜君，汝同來者，非予昔年同學之柏克森博士乎。胡乃效彼印度乞徒之裝束歟。麥惕遜曰，然、然。彼爲柏克森博士。彼爲柏克森博士。於是會中，百數十之科學、哲學、神學、大博士有視，視柏克森。有聽，聽柏克森。而柏克森博士，遂爲衆博士精神貫注之焦點，渾若已忘其今日來此乃爲演說會之事者。蓋柏克森所發布之唯物哲學新研究一書，旨在排斥神教，破除迷信。於科學上，哲學上，至有價值，久爲一般學者所熟讀深知，而同深景仰者。故不唯與之素相識者，對此五年闊別之奇友，爲之驚喜交集。卽諸聞名而未謀面者，亦莫不欣騰歡躍。又繼之以靦然之色也。然，柏克森則雍容自若，熙怡微笑，徐置手中所持之鉢於腰間，向衆博士行合十禮。一若衆人掀動之情，殊未能稍撼其天君之

泰定者。於是衆博士，延柏克森於上座，各各漸次就座而坐。

亞賽波脫博士，乃宣言曰，予意，今日柏克森博士久遊始歸，又爲此特異之情狀，突如其來。吾人之神經，已爲激動。亟欲與之作一長談，以知其遊歷所得之究竟。茲擬改演說會於翌日，今日則與柏克森博士作一席之談話，想諸博士必皆贊許吾言也，諸博士咸鼓掌贊成。於是亞賽波脫博士謂柏克森曰，自汝東遊後，倫敦友人迄未得汝一紙書。不唯吾曹絕不稔汝，遊歷之況，卽汝之於歐美間事，度亦頗疏忽也。汝所著唯物哲學新研究，出初版，至十七版。法、德、美、（譯後）亦經幾度之再版，久已風行一世。故汝之離歐日遠，汝之心忘歐日淡，卽汝之名望日隆於歐美兩洲之日也。吾曹方冀汝步我國奈端達爾文之後塵，增國學之光榮於世界。汝今忽現印度乞徒之相，不將令人疑汝驟得神經病，不恤自隳汝之令聞美譽乎。言已，羣相咨嗟。柏克森怡然曰，老博士厚愛，余先致謝。雖然，老博士恐人將疑余爲僞。不審因余視聽言動之有慎微歟。抑

僅以余儀觀禮貌異於衆數。亞賽波脫曰，汝之頭腦冷靜鎮定，汝之精神和平統一，烏得云嶺。唯汝何爲而效印度乞徒之狀乎。柏克森曰，然則老博士固不認余有絲毫神經病者也。余生平之性情，理求其真。事徵其實。不欲涉幾微之虛僞，以誑銜於人。當亦爲老博士與諸博士所深信。余縱愚闇，昔者亦曾得從老博士及諸博士游，夤聞緒論，共持正義。固亦確自信爲有志之士。而諸博士與邦人君子，且復交口譽余爲能樹一幟於學術界者。余非喪心病狂，寧敢不知自愛。貿然出此，以貽愛我者之羞乎。諸君當知余固嘗以數年間之研究，精權密審。然後毅然敢冒天下之不韙，以自行其心之所安。課之今所修證確有自得之樂地。萬非向物尋逐，與時推移之學說。所能動余心之毫末者也。竊冀老博士等，於此亦稍致思。則知其中必有深故，信余決非漫然出此者。至予前此唯物哲學新研究之作，每自咎其公布過早，方懺悔之不遑，復何敢重邀世人之妄譽乎。

溫特式利文博士曰，柏克森博士之言甚善。且吾曹主張思想自由。以柏克森博士之酷愛自由，酷愛真理者。今毅然服沙門服，言沙門言，行沙門行，必嘗極其思想上自由究攷之結果。而確見有至精至當之真理在，故余願聞柏克森博士東遊五年間所經過情形，暨所以爲佛教徒之故。及爲佛教徒後所修證悟得之真理。以令吾曹聞所未聞耳。座中諸博士，皆鼓掌稱善。蓋爲柏克森之道氣禪光所默化潛移者深矣。

## 第一章 經驗

柏克森曰，善哉溫特式利文博士，可謂先得我心。余此次回國，固嘗發願以余東遊所得之正法傳之國人，展轉流布歐美諸國。以共樂此無上真正之道也。余未東遊之前。嘗稍稍學習印度之梵文，波黎文。（卽巴利文是南印度的一種方言）既履印土，乃專心一志以從事研究者年餘。於是日泛濫於印度古今之典籍。得盡窺婆羅門古教之四吠陀典。及數論，離繫勝論，順世吠檀陀諸哲學派之

書。終乃進探乎佛教法藏。（譯者按，印度現存之佛書大乘已鮮。唯小乘教典尙多。即錫蘭，仰光，緬甸等處亦然。故柏克森所修證之佛學，亦爲小乘。顧吾國大小乘諸書具在，諸沙門及全國國民不一研究修證，抑何可嘆。）初時衡於吾歐物質哲，科，諸學之理想頗覺扞格不入。以余前此所持之學理思想，與之較論研覈。浸假漸失其自信之心。又久之幾完全打破余唯物論所建立之基本思想。大有茫然俛然，急欲別求得一安身立命地點之慨。於是重取古今西東之宗教哲學思想，羅列揚榷，精審決擇。其究竟，乃斷取佛教以得最安固之歸依地。

初余之遊印度也，根據於我文明彼野蠻，我主人彼奴隸之舊有思想。又見彼土人，於體國經野開物成務之能力，事事相形見絀，而不如我哲種人也。遂蔑視彼種，不啻一羣之螻蟻。雖從之爲文字語言之學習，而恆存一不屑與伍之心焉。久之漸覺其民性之慈和愷易，沉毅寬宏，有非吾人所能及者。繇是漸生嚮慕之情，樂與之

往返交接。嗣又遊於山林空曠之所。見有衣不蔽形，食不充腹之刻苦修行者。察其內界，精力之恬適，神意之閑暢。更有萬非吾歐學者，日憧擾其心思於外界者之可比。有一長老之仙人，嘗數月間瞑目安坐，不衣，不食，不入，不出，不起，不臥。而其徒恆數十百人膜拜頂禮於其座下。數月或數年，得其一微笑，一舒目，而悟道者，蓋纍纍矣。余奇之，裹糧而往。從事觀察，經一月之久。於是將余挾歐洲粗濁空氣以俱來之驕習，寢消化於不知不覺之中。又嘗遊於靈鷲山深處。遇一老者。余與之談，亦不甚拒。旣與之稔。彼乃告余曰，汝歐洲之學者，腹儉量窄。往往閱其學術而不傳印人。意將錮印人之靈思智慧，而滅吾印度人種。殊不知，吾印度人之靈智寶藏且富於歐洲之學術思想百千萬倍。汝英人不以其所知者傳吾印人。而吾印人遂亦終自閼其智藏而不汝授也。吾印人自有其取之不竭，用之無盡之靈府。汝英人欲塞其智，以滅其類者，直夢想耳。吾今日將攜汝遊一常人所不能到之處，令汝一擴眼界。汝其樂

之乎。余領之。遂隨之入山中最高深處。至一危崖削壁之前。老者擊崖石三掌，崖石剴然開豁成一大門。闚其內，則黝黑如漆。老者攜余同入，余既爲好奇心所醉，乃冒險而進。不數武，忽焉光明清涼。沁余肺腑。得從來未有之快樂。余方愕然四顧。忽又轟然一聲，回視崖石之門則已重閉矣。不得已，逕隨老者行一里許。至一廣博嚴淨似無邊際之大宅。所有階牆樑棟門牕几榻，似皆爲種種光色之寶石所成。其形式，則爲余生平所未覩。而雕琢之精，輪奐之美，要皆非人工所能逮者。內有藏書甚富，裝以瓊寶，飾以金碧，而又輕輒逾恆不可稱狀。其書有論天象者，有論地體者，有論天地人物之所以生化者。有論神識靈性之恆存不滅，變化無常。及其繕鍊修證之道者。其學皆深造玄微，而廣徵事用。取吾歐數百年來所詫爲學術上成功之大業者，一與之較。不啻置燭火於烈日之下，瞬覺黯然無色。尤奇者，則不知此中之光明何所從來，且使余感受之，有不可言喻之輕安愉快也。老者似已知余之所念，曰，汝奚疑

乎。此中爲余之淨土，光明亦出之於予耳。予因與汝夙世有師資之緣。知汝緣熟。於今生當證聖果。故導汝來此。啓汝信心。汝今可以行矣。遂又偕余出。及門，門自闢。乃相將出，余敬詢老者爲何人。老者曰：汝能至仰光大金塔前，自誓出家，服沙門服。行沙門行，爲釋尊弟子者，久後自能知之，且更有相見期也。言已倏爾不見，余於是始恍然悟此老者亦爲佛教徒。歐洲雖似已臻物質文明之極致。而較之神靈不測奇妙無方之印度，直土苴而已。

余至是旅居印度者已三載矣。依靈鷲山老者之囑，遂赴仰光大金佛塔，繞行禮拜之後，長跪塔前。自唱，我柏克森從今日起，歸依佛陀。永不復以天、神、鬼物爲歸依處。我柏克森從今日起，歸依佛法。永不復以異學外道爲歸依處。我柏克森從今日起，歸依佛僧。永不復以惡友邪黨爲歸依處。又自誓，從今日起。盡形壽，不殺生。盡形壽，不偷盜。盡形壽，不淫欲。盡形壽，不妄言。盡形壽，不服亂性情品，若酒類等。盡形壽，常行乞食。盡形壽，日不

二食。盡形壽，長坐不臥。盡形壽，不畜鬚髮。盡形壽，不積財寶。於是，遙禮靈鷲山老者爲師。淨除鬚髮，露頂赤足。披佛僧衣，持佛僧鉢。以從事日中村市乞食，長時山林晏坐之生活。信念因果，護持戒行。而勤修三十七種之覺分法。諸博士乎，余今已證得第一須陀洹果於禪定中。蒙吾師印證，授以記莚。謂余精修不懈，不久當證阿羅漢果。而獲知吾師實卽釋尊大弟子太迦葉尊者也。今憫念吾歐之民，無不析楊桎梏乎事變物變之末。雖有外鑠之智，無內鏡之明。乃重履故土，以冀智慧仁勇之士，共遊履乎無上真正之道。蓋余不久，將返吾師之淨土矣。此卽予東游經過之程途。亦東遊所獲之至道，及所以向英倫之本意也。吾今已出家爲佛教徒，不當仍以博士見稱。故諸博士稱余爲柏克森茲芻可也。（茲芻卽比丘異譯。小乘四果：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。）

「譯者按，柏克森博士。前八九年間在仰光從佛爲僧。多有知之者。迄今於南洋羣島，及日本，台灣等處。猶有其禮塔時之攝

影，落髮時之攝影，乞食時之攝影，晏坐時之攝影，製爲明信片流行市間。基隆靈泉寺，有善慧師者，嘗親見其人云。」

## 第二章 業果

時諸博士，聞柏克森言已。有欲動傾信者，有懷疑沉思者，有怫然不悅欲逞辯難者。

薩蒂爾博士發言曰，柏克森慈芻，汝之所言，似猶有所未盡。今汝能將汝所信解修證之真理，以至簡至要之語，宣示之乎。柏克森曰，善哉薩蒂爾博士來問甚佳。余當解答。然余今所修證之道，在乎獨到究竟。獨到寂滅。殊未易言也。然有，至平，至允，至顯，至易，至溥，至公，之妙法。聞之令人如飄瀾瀛渤，而忽逢輪舶。如迷行曠野，而獲返家園。如幽沉漆室，而重覩天日之光。如垂斃床榻，而忽得長生之藥者。發明人人皆有其從生至死，由死更生，生生不生，死死不死，而永續恆存之性身靈命。隨各人所造之，不殺不盜不淫不妄等善業，或殺生偷盜邪淫妄語等，惡業之業力。

現報身捨，更得報身。或仍爲人，或化異類。善因則得人天福壽安樂之果。惡因則得鬼畜罪夭危苦之果。性靈互牽而不絕，業果相續而無昧。其來無始，其往無終。大莫能載，小莫能破。是以三世流轉，六趣輪回。世界無量，衆生無盡。實人世進化之正軌，亦天界長生之眞道也。天文學博士哀潑思曰，柏克森茲芻之言不然。如吾意者，無他世界，亦無天仙神鬼。人死且無轉生之事，烏有轉生罪福苦樂之報。故汝所言，吾人有永存之身命，吾不能信。柏克森問哀潑思曰，汝治天文之學，汝意云何。今太空之日月星辰，爲卽吾人所居之地球耶，爲非吾人所居之地球耶。爲人世耶，爲天界耶。哀潑思曰，虛空諸星與吾人所居之地球爲別一世界。乃天界，而非人世也。柏克森曰，由此可知，必有他處他時之衆生世界。亦有吾人轉生之事。故善惡苦樂之業報必不虛也。汝何爲懷死後斷滅之惡見。持道德福利虛無之邪論哉。捨之，捨之。此見，此論，毋令稍留胸次也。法學博士亨利斯篤曰，柏克森茲芻雖能答哀潑思博士之

問。而所云有他世，及有轉生罪福之報。吾終以爲悉無有也。柏克森曰，亨利斯篤博士。汝今何所據而爲是言乎。亨利斯篤曰，吾有族弟，幼相知愛，當其病革，吾曾囑曰，吾聞吾歐，及東洋諸宗教家言，謂人類好作爭鬥，殺害，侵奪，姦亂，欺誑，嫉妬等，極重惡業者。身壞命終，必墮地獄。然我未能信也。何以故。以從未見有人死已還來，說所墮處故耳。若有人來，說所墮處。則吾必能信之。今吾欲自決定其信心故，特來語汝，汝今是我親信，衆惡業備。若如宗教家言，死後墮入地獄中者，汝必還來語我使知。令我信心，從汝取定。族弟極口應承而歿。今已三載，未還語我。彼是我之親信，必不欺我。許而不來，故我定知必無後世。亦無轉生，無善惡報也。柏克森曰，汝爲法學博士。甚有法律知識，吾今當以譬喻令汝得解。譬如有人，遠遊他國。因作盜賊，犯彼國法。捕審得實，繫付刑人。是時彼賊，以柔輒言，語監守者。汝可放我還國，辭別親友，然後再來受罪。亨利斯篤博士，汝意云何，彼監守

者，寧肯放彼還國否。亨利斯篤答曰，不能。柏克森茲芻曰，彼同人類，俱存現世，於犯罪人猶不放還。況汝族弟衆惡備足，死入地獄，鬼卒無慈，死生異世，又非人類。彼求獄鬼放還人間，報汝所問，寧能得耶。倫理學博士愛葛斯曰，柏克森茲芻。雖說是譬，吾猶不信人死後隨業善惡。轉生樂道，或墮苦趣也。以我嘗有好友，病重垂死，我懇切相告曰，諸宗教家，各懷異見。謂人能行不殺，不盜，不欺，不邪淫等，純粹善業者。人世身死，卽生天界。衆善篤行，果得生天界者，足堅吾人爲善之志，寧不甚佳。無如我從未見有人死後還來。說彼所轉生之天界。在於何處，作何景況。汝爲我之親信，善行完備，道德純全。若如宗教家語，死後汝必上生天界。果生天者，汝必還來人世，語我使知，令我不疑，行善無報。然彼死久，至今不來，故我猶豫，終不能信。柏克森曰，愛葛斯博士，汝疑今當爲汝斷之。嘗聞有人，處於糞窖，身首沒溺，極厭污穢，方便出離。用清淨法，三浴其身。淨其鬚髮，熏以香水。洗沐

數四。名衣上服，以爲嚴飾。汝嘗爲之設大讌會。美人名士，歡聚高堂。妙舞酣歌，以相娛樂。其時此人，還肯重入糞窖否。愛葛斯曰，糞窖臭穢，其人得出，寧肯還入。柏克森曰，生天界者，亦復如是。此人世間，臭穢充滿。諸天距此人間數千百里。遙聞人臭，甚以溷廁。汝之善友，必生天界。清淨高潔，快樂無極。寧肯復入人世之糞窖耶。故汝於此，不應致疑。堅汝善行，必獲天樂。

#### 第四章 識神

化學博士羅斯哈德曰，我終不信，人死之後，隨其德業，轉生善惡諸趣之事。以無實在之識神性靈可得故。我嘗聞諸我友，有一博士，爲欲驗得人之識神性靈故。嘗以學術上研究之請求，向法院求得一已定死刑之身。縛著化驗器內，封閉牢密，勿令光氣稍能出入。親督僕役，用火烹煮，以觀其識神性靈之從何化出。時諸侍從，與此博士，都不見識神性靈之去來處。又揭發化驗器觀之，亦不見有性靈識神之存在處。以此吾知，必無後世。柏克森曰，羅斯